擇繙聊齋志異

ᠰᠣᠩᠵᠣᡶᡳ ᠣ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一

竹部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第二十一卷

鞏仙
阿英
鴉頭
八大王 一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
00094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熙臣參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 亦不知何里人 甞求見魯王

閽人不為通 有中貴人

出 揖求之 中貴見其鄙陋

逐去之 已而復來 中貴怒

且逐且扑 至無人處 道人笑出黃金百兩

傾逐者覆中貴　為言我
亦不要見王　但聞後苑花木樓台
極人間佳景　若能導我一遊
生平足矣　又以白
金駱逐者　其人喜　反命
中貴亦喜　引道人自後宰門入
諸景俱歴　又從登樓上

中貴方凭窗　道人一推　但覺身墮樓外　有細葛綳腰　懸於空際　下視　則高深暈目　葛隱隱作斷聲　懼極大號　無何數監至　駭極　見其去地絶遠　登樓共視　則端繫樓上　欲解撥之　則葛細不堪用力

遍索道人已杳矣 束手無計 奏知魯王 王詰大奇之 命樓下藉茅鋪絮 將因而斷之 甫畢 蔔繃自絕 去地乃不見耳 相與失笑 王命訪道士所在 聞館於尚秀才 往問之 則出遊未復 既遇於途

遂引見王 王賜宴坐 便請作劇

道士曰 臣草野之夫

無他庸能 既承優寵 敢獻女樂

為大王壽 遂探袖中

出美人置地上 向王稽首已

道士命扮瑤池宴本 祝王萬年

女子弔塲數語 道士又出

一人，自白王母。少閒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采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

再搜之　則已無矣　王於是深重道士

道士以衣置火燒之　然後納諸袖中

問之　果茫然不自知

則皆宮中樂伎耳　轉疑此曲非所夙諳

姬　思欲留其一二　細視之

何以還故主乎　王又意歌者必皆仙

暫而假諸天孫　今為濁氣所染

果否　對曰或仙人然耳　臣非仙人

王問曰　聞仙人亦不能忘情

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

時而堅留　亦遂止宿　輒於筵

每至夜中　必還其所

殿如籓籠　不如秀才家　得自由也

留居府內　道士曰　野人之性　視宮

故心知枯木矣 一夜宿府中

王遣少妓往視之 入其室數呼不

應 燭之則瞑坐榻上

搖之 眸一閃則復合 再搖之 齁聲

作矣 推之 則應手而倒 酣臥如雷 彈其額

硬忤指 作鉄釜聲 返以

白王 王使刺以針 針弗入

恒終夜不歸 尚鎖其戶 及旦啟

按則鐵石矣 道士舍尚秀才家

按之以為戲 初按猶軟 再

不覺耶 後女子輩 每於坐卧時

眠地上 醒而笑曰 一場惡睡 墜牀

若千斤石墮地者 旦而窺之 仍

推之重不可搖 加十餘人 舉擲牀下

扉

道士已卧室中

初尚與曲妓惠哥善

矢志嫁娶

惠雅善歌

絃索傾一時

魯王聞其名

召入供奉

遂絕情好

每繫念之

苦無由通

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

荅言諸姬皆見

但不知其

誰何 尚述其貌道其年 道士乃憶之

尚求轉寄一語 道士笑曰 我世外

人 不能為君塞鴻 尚哀之不已

道士展其袖曰 必欲一見

請入此 尚窺之 中大如屋

伏身入 則光明洞徹 寬如廳堂

几案牀榻無物不有

居其內 殊無悶苦 道士入府

王對奕 望惠哥至 陽以袍袖拂

塵 惠哥已納袖中

而他人不之睹也 尚方獨坐凝想

忽有美人自簷間墮 視之惠哥

也 兩相驚喜 綢繆臻至

尚曰 今日奇緣 不可不誌

請與卿聯之 書壁上曰 侯門似海

久無蹤 惠續云 誰識

莆郎今又逢 尚曰 袖裡乾坤真

箇大 惠曰 離人思婦盡包容

書甫畢 忽有五人入角冠淡

紅衣 認之都與無素

默然不言 捉惠哥去 尚驚駭

腹中震動　妾甚憂之　常以緊帛

前後凡三入　惠哥謂尚曰

後十數日　又求一入

隱有字跡　細裁如蟻　蓋郎所題句也

反袂示之　尚審視　隱

隱諱不以盡言　道士微笑　解衣

不知所由　道士既歸　呼之出　問其情事

何敢不竭綿薄

所言予已了了　但請勿憂　君宗祧賴此一綫

道士　伏地不起　道士曳之曰

便一拯救　尚諾之　歸見

輩仙謀　見妾三叉腰時

何處可容兒啼　煩與

束腰際　府中耳目較多　倘一朝臨蓐

出嬰兒　酣然若寐　臍梗尚未斷

尚言　驚喜自出　道士探袖

適生女　盈月而殤　聞

最賢　年近三十　數胎而存一子

笑曰　攜得公子至矣　可速把襁褓來　尚妻

私也　後數月　道士自外入

但自此不必復入　我所以報君者　原不在情

尚從其言　居之又久　忽告
可療難産　墮死胎
道士囑曰　舊物勿棄　卻　燒錢許
二十年故物　一旦棄之　尚為易衣
道門最忌　今為君故
呱呱而泣　道士解衣曰　產血濺衣
也　尚妻接抱　始

尚曰
所藏舊衲
當留少許自用
我死後
亦勿忌也
尚謂其言不祥
道士不言而去
入見王曰臣欲死
王驚問之
曰此
有定數
亦復何言
王不信
強留之
手談一局急起
王又止之
請就外舍
從之

道士趨臥 視之已死 王具棺木禮葬

之 尚臨哭盡哀 始悟曩

言 先告之也 遺衲用催產

應如響 求者踵接於門

始猶以汚袖與之 既而翦領

襟 罔不效 及聞所囑

疑妻必有產厄

斷血布如掌　珍藏之　會魯王
有愛妃臨盆　三日不下
醫窮於術　或有以尚告者
立召入　一劑而痊　王大喜
贈白金綵緞良厚　尚悉辭不受
王問所欲　曰臣不敢言
再請　頓首曰　如推天惠

尚以實對　乃盛備輿馬

癡哉書生　十年前訂昏嫁耶

尚一無所好　王笑曰

以其齒加長　命徧呼羣妓　任尚自擇

今十四年矣　王

問其年　曰　妾十八入府

但賜舊妓惡哥足矣　王召之來

仍以所辭綵緞　為惠哥作妝
送之出　惠所生子　名之秀生　秀者
袖也　是時年十一矣　日念仙人之恩
清明則上其墓
有久客川中者　逢道人於途
出書一卷　曰此府中物　来時倉卒
未暇璧返　煩寄去

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違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殤，賴秀生承繼，益服聳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裡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

其奇也
中有天地
有日月
可以娶妻生子
而又無催科之苦
人事
之煩
則衲中蟣蝨
何殊桃源雞犬哉
設容人常住
老於是鄉可耳

阿英

甘玉　字璧人　廬陵人　父母早喪

遺弟珏　字雙璧　始五歲

從兄鞠養　玉性友愛

撫弟如子　後珏漸長

丰姿秀出　又慧能文　玉益愛之

每日　吾弟表表　不可以無良

四

然簡拔過刻　烟卒

不就　適讀書匡山僧寺

夜初就枕　聞窗外有女子聲

窺之　見三四女郎席地坐　數婢

陳肴酒　皆殊色也　一女曰

秦娘子　秦娘子　阿英何不來　下座者曰

昨自函谷來　被惡人傷其右臂

為娘行侑酒　妾低吟曰
若要勿言　須唱一曲
曰　婢子胆怯爾爾　便有虎狼啣去耶
姝懽會　言之　嚇人不快　女笑
下座者搖手曰　莫道　莫道　今夕姊
前宵一夢　大惡　今猶汗悸
不能同游　方用恨恨　一女曰

曰

妖至矣　倉卒閧然殆如烏散

鶻睛熒熒　其貌獰醜　衆嘩

談笑間　忽一偉丈夫　岸然自外入

来　吟罷　一座無不懽歎

少待莫相催　着得鳳頭鞋子卽當

踏青小約未應乖　囑付東鄰女伴

閒堦桃花取次開　昨日

面如塵土 血淋襟袖

股落負痛逃去 挾女入室

抽劍 掇關出 揮之 中股

生憐不可復忍 乃急

手斷指 就便嚼食 文郎踣地若死

強與支撐 丈夫吼怒 齕

惟歌者婀娜不前 被執哀啼

暫休養 自乃襆被他所 曉

其姓氏 荅言秦氏 王乃展衾 俾

操箕箒矣 當別為賢仲圖之 詰

因告以意 女曰 狼籍之人 不能

何以報 王自初窺時 已隱為弟謀

女始呻曰 拯命之德 將

驗其指 則右拇斷矣 裂帛代裹之

因以秋波四顧 而後問曰 君甘家

姿致娟娟 顧之微笑 似將有言

游塗野 遇一二八女郎

弟言 悔恨若失 珏一日偶

廣託戚朋 並無確耗 歸與

而詢察近村 殊少此姓

而視之 則牀上已空 意其自歸

二郎耶
曰然
曰君家尊曾與妾有昏姻之約
何今日欲背前盟
另訂秦家
珏曰
小生幼孤
夙好都不曾聞
請言族閥
歸當問兄
女曰
無須細道
但得一言
妾當自至
珏以未禀兄命為辭

又以其獨行曠野 遂與

我二千餘歲 倘有是說 那得不聞

兄曰 大謬語 父歿時

乃別而去 玨歸 述諸兄嫂

山東山望村 三日內 當候玉音

哥子耶 既如此 妾陸氏

友笑曰 駭郎君 遂如此怕

玉在途 見一女子 零涕前行

圖之未晚 玨默而退 踰數日

必不及秦 待秦氏不諧

曰 童子何辨妍媸 縱美、

嫂笑曰 想是佳人 玉

其貌 玨紅徹面頸 不出一語

男兒交語 愈益鄙之 因問

亊鞭按轡 而微

晩之 人世殆無其匹 使僕詰

焉 荅曰 我舊許甘家二郎

因家貧遠徙 遂絕耗問 近方歸

復聞郎家二三其德

皆其前盟 往問伯伯甘璧人 焉置妾

也 玉驚喜曰

甘璧人
卽我是也
先人曩約
寔所不知
去家不遠
請卽歸謀
乃下騎授轡
步御以
歸
女自言
小字阿英
家無昆
季
惟外姊秦氏同居
始悟麗者所言
卽其人也
王欲告諸其家
女固止之

竊喜弟得佳婦
然恐

其侻達招議
久之

女殊矜莊
又嬌婉善言

母事嫂
嫂亦雅愛慕之
值中秋

夫妻方狎宴
嫂苦招之

玨意悵惘
女遣招者先行

約以繼至
而端坐笑言

良久 殊無去意 玨恐嫂待 故促之 女但笑卒不復去 至旦 晨妝甫竟 嫂自來撫問 夜來相對 何爾怏怏 女微哂之 玨覺有異 質對參差 嫂大駭 苟非妖物 何得有分身術 玉亦懼 隔

簾而告之曰 家世積德 曾無怨讐

如其妖也 請速行 幸勿殺

吾弟 女靦然曰 妾本非人

祇以阿翁夙盟 故秦家姊以

比勸駕 自分不能育男女

嘗欲辭去 所以戀戀

為兄嫂待我不薄耳 今既見疑

請從此訣　轉眼化爲鸚鵡

翩然逝矣　初甘翁在時　蓄一鸚鵡甚慧

甞自投餌　玨時四五歲

問飼鳥何爲　父戲曰　將以爲

汝婦　間處鸚鵡乏食　則呼玨云　不將

餌去　餓死媳婦矣　家人亦皆以此相戲

後斷鎖亡去　始悟舊約卽此也

然玨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坵墟。玨大懼，挈家避難山

見悲哽　女慰勸再三　又

姊且去　我望嫂嫂来　既至　嫂望

捉臂不釋　女乃謂同行者曰

果英　珏喜極

絶類英　嫂促珏近驗之

都不知其誰何　忽聞女子小語

谷上　男女頗雜

甚歸私室 珏訶之三四 然不
女不得已止焉
去 嫂急握其腕 又令兩婢捉左右足
勿出 坐數語 反身欲
女撮土攔戶 囑安居
女固言不妨 乃相將俱歸
謂此非樂土 因勸令歸 衆懼寇至

遑暇 不知婢輩可塗澤否

因言我又無子 欲購一妾 姑未

三日 居然麗人 嫂奇之

人視之 艷增數倍 如此

為姜理妝 梳竟 細勻鉛黄

女遂早起

始為之一妝 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

女曰 無人不可轉移
但質美者 易為力耳 遂偏
相諸婢 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
乃喚與洗濯 已而以濃粉雜藥
末塗之 如是三日 面色漸
黄 四七後 脂澤沁入肌理
居然可觀 日惟閉門作笑

目之以神　女忽謂嫂曰　妾此来

悉被殺擄　遂益德女

羣隊窮搜　凡伏匿巖穴者

始知村中焚掠殆盡　盜縱

人馬鳴動　紛紛俱去　旣明

舉家不知所謀　俄門外

並不計及兵火　一夜噪聲四起

意必報之　固當無妨

此無與他人事　秦家妳受恩者

嫂問行人無恙乎　曰　途中有大難

可笑人也　我姑去　當乘間一相望耳

如諺所云　非李非奈

分離亂之憂　阿伯行至　妾在此

徒以嫂義難忘　聊

嫂挽之過宿　未明已去　王自東粵歸

聞亂兼程進　途遇寇

主僕棄馬　各以金束腰間　潛身

叢棘中　一秦吉了飛集棘上

展翼覆之　視其足　缺一指

心異之　俄而羣盜四合　繞莽尋

之殆遍　二人氣不敢息

意英必至　潛伏候之

則諾而不赴　一夕玨他往　玨

去　玨或會於嫂所　間邀之

暮至　計玨將歸　則早

後值玨他出不歸　英必

始知秦吉了　即所救鸚鵡者也

盜既散　烏始翔去　既歸各道所見

所刼 勞嫂懸望矣 數

嫂怪之 女笑云 中途為強寇

卒與狎 天明詣嫂

留有餘 時作一面之會何如 珏不聽

強合之 恐為造物所忌 少

女曰 妾與君情緣已盡

末幾 英果來 暴起要遮而歸於室

語趨出 居無何 有巨猫銜鸚鵡經寢門過 嫂駭絕 固疑 是英 時方沐 輟洗急號 羣起譟擊 始得之 左翼沾血 奄存餘息 抱置膝頭 撫摩良久 始漸醒 自以喙理其翼 少選飛遶 室中呼曰 嫂嫂別矣 吾怨珏

也

振翼而去　不復来

鴉頭

諸生王文　東昌人　少誠篤　薄

遊於楚　過六河　休於旅舍　閒步門

外　里戚趙東樓　大賈也

常數年不歸　見王執手甚懽

便邀臨存　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

愕怪卻步　趙曳之

强捉令坐 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

安 離席告别 趙

話間 妃子頻来出入 王踽促不

余久客 暫假牀寢

王問此何處所 荅云 此是小勾欄

王乃入 趙具酒饌 話温凉

又隔窓呼妃子去

女執不顧　致母鞭楚

年十四矣　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媪

趙曰　此媪次女　小字鴉頭

失　便問麗者何人　至此悵然若

神仙也　王素方直

眉目含情　儀度嫻婉　實

望見王　秋波頻顧

極所感佩　囊澁奈何　趙絮

趙又戲請之　王曰　雅意

念所不敢存　然日向西　絕不言去

君倘垂意　當作冰斧　王憮然曰　此

酬應悉乖　趙戲之曰

王聞言俛首　默然癡坐

女以齒穉哀免　今尚待聘耳

性激烈 必當不允

故許以十金為助 王拜謝趨出

罄貲而至 得五數

強趙致媪 媪果少之

鴉頭言於母曰 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

今請得如母所願 我初學作人

報母有日 勿以區區故

既蒙繾綣　義卽至重　若傾囊博此

妾烟花下流　不堪匹敵

至　旣謂王曰

加金付媪　王與女懽愛甚

諾之　使婢邀王郎　趙難中悔

但得允從　郎甚懽喜　遂

却財神去　媪以女性拗

草草偕出 叩主人扉

譙鼓已三下矣 女急易男裝

王喜遽起 女亦起 聽

如君者 請以宵遁

寔非所願 顧未有敦篤可託

悲哽 女曰 勿悲 妾委風塵

一宵歡 明日何如 王泫然

懼乎 妾非人 狐耳 母貪淫

王驚其異 女曰 言之得無

平明至漢江口 稅屋而止

目不容啟 耳後但聞風鳴

並驢耳上 縱轡極馳

命僕便發 女以符繫僕股

王故從雙衛 托以急務

何為此處
今市貨皆可居

自慰
恐終見棄置
女曰

芙蓉
家徒四壁
寔難

無疑貳
從容曰
室對

非所知
可幸無恙
王暑

今幸脫苦海
百里外
郎

日遭虐遇
心所積懣

可鬻驢子作貲本　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　王如言　即門前設小肆　王與僕人　躬同操作　賣酒販漿其中　女作披肩　刺荷囊　日獲贏餘　飲膳甚優　積年餘　漸能蓄婢媼　王自是不著犢鼻　但課督而已

女一日 悄然忽悲曰 今夜合有
難作 奈何 王問之 女曰
母已知妾消息 必見淩逼
若遣姊来 吾無憂 恐母自
至耳 夜已央 自慶曰
不妨 阿姊來矣 居無何 妃子排闥入
女笑逆之 妃子罵曰 婢子不羞

可速作計 乃急辦裝 將更

姊歸 母必自至 大禍不遠

集 妮子懼奔出 女曰

益忿 捽女斷襟 家中婢媼皆

女怒曰 從一者得何罪 妮子

即出索子縶女頸

隨人逃匿 老母令我縛去

播遷
媪忽掩入 怒容可掬曰 我
故知婢子無禮 須自來也 女迎
跪哀啼 媪不言 揪髮提
去 王徘徊愴惻
眠食都廢 急詣六河 冀得賄贖
至則門庭如故 人物已非
問之居人 俱不知其所徙

以對　王亦笑　細視兒　風

王問看兒何故　僕笑

反復凝注之

僕人怪似其主

見一兒七八歲

過育嬰堂

囊貲東歸　後數年　偶入燕都

悼喪而返　於是僕分客旅

心竊喜 甚愛惜之

我即王文 烏得有子 念必同己姓名者

文之子 王大駭曰

嘗言 得我時 胸前有字 書山東王

子棄之襁褓 何知姓氏 曰 本師

愛而贖之 詰其名 自稱王孜 王曰

度磊落 自念乏嗣 因其肖己

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 即聞狐鳴

請孩往覘之 至 則指狐隱處

悉不之信 會里中有患狐者

王亦不能箝制之 又自言能見鬼狐

喜田獵 不務生產 樂鬭好殺

孩漸長 孔武有力

及歸 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之子

既北徙 又欲奪其志 女矢死不

趙曰 媪得鴉頭 橫施楚掠

王乃偕歸命酒

驚問所來 趙慘然請間

巾袍不整 形色枯顇

盖異之 王一日遊市廛 忽遇趙東樓

毛血交落 自是遂安 由是人

夫何言　先是媪北徙

歎曰　今而知青樓之好　不可過認真也

述本末　問君何落拓至此

天幸薛子晚已歸　因

長成　此君遺体也　王出涕曰

棄諸曲巷　聞在育嬰堂　想已

二　因囚置之　生一子

恒數夕不歸　趙憤激不可耐

旦夕加白眼　妮子漸寄貴家宿

然　媪見牀頭金盡

數年萬金蕩

妮子索取尤奢　因大虧損

繁費不貲

悉以賤售　途中脚直供億

趙以負販從之　貨重難還者

趙乃歸　因以情為述之

視女　女授書使達王

趙懼　如夢初醒　臨行　竊往

君依戀不去　将掇奇禍

原無情好　所綢繆者　錢耳

鴇頭自窗中呼趙曰　勾欄中

然無奈之　適媼他出

即出鴉頭書 書云

知孩兒已在膝下矣 妾之厄

難 東樓君自能緬悉

前世之孽 夫何可言 妾幽室之中

暗無天日 鞭劊裂膚

飢火煎心 易一晨昏 如歷年歲

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单衾

王為述前後　因示毋書

而去　時孩年十八矣

王讀之　泣不自禁　以金帛贈趙

但囑勿致傷殘　是所願耳

毋妳雖忍　要是骨肉

當與兒謀　必能脫麥於厄

迭互摟抱時

孜怒眥欲裂

即日赴都

詢寘媪居

則車馬方盈

孜直入

妮子方與湖客飲

望見孜

持刃變色

孜驟進殺之

賓客大駭以為魅

及視女尸

已化

為狐

孜持刃逕入

見媪督婢作羹

孜奔近室門

媪忽不見

剝其皮而藏之 檢媼箱篋

命持葬郊野 孩偽諾之

曰已誅之 母怨曰 兒何不聽吾言

母子各失聲 母問媼

尋得母所 投石破扃

屋樑射之 一狐貫心而墜 遂決其首

孩四顧 急抽矢 望

孩忿曰　今得安樂所　頓忘撻楚耶

慰　吡兒痙革

號慟自撾　轉側欲死　王極力撫

毋怒罵曰　忤逆兒何得為此

吾囊中　驚問之　出兩草以獻

悲喜交至　既問吳媪　孩言在

盡卷金貨　奉母而歸　夫婦重諧

兒有拗筋 不剌去之 終當殺人傾產

惡聲暴吼 女謂王曰

孜承奉甚孝 然悞觸之則

報以巨金 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

歸 家益盛 心德趙

皮反報 始稍釋 王自女

母益怒啼不止 孜葬

夜伺孩睡 潛縶

其手足 孩醒曰 我無罪 母

曰 將醫汝 其勿苦 孩大叫

轉側不可開 女以巨針刺左踝骨側

深三四分許 用力掘斷

崩然有聲 又於肘間腦際 並如之

巳乃釋縛 柏令安臥 天明

矣 滅理傷倫 其何足

妓者 至狐而鴇 則獸而禽

異史氏曰 妓盡狐也 不謂有狐而

從此溫和知處女 鄉里賢之

都非人類 父母大喜

兒早夜憶昔所行

奔候父母 涕泣曰

怪 至百折千磨 之死 靡他 此人類所難 而乃狐也得之乎 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 吾於鴉頭亦云

八大王

臨洮馮生 傳者忘其名字

蓋貴介裔 而凌夷矣 有漁鱉者

負其債不能償 得鱉輒獻之

一日獻巨鱉 額有白點

生以其狀異放之

後自壻家歸 至恒河之側 日

已就昏 見一醉者 從二三僮

顛跛而至 遥見生

便問何人 生漫應行道者

醉人怒曰 寕無姓名 胡言行道

者 生馳驅心急 置不荅

逕過之 醉人益怒 捉袂使不得行

酒臭熏人 生益不耐

力解莫能脫　問汝何名

囈然而對曰　我南都舊令尹也　將何為　生

口

世間有此等令尹　奇寞世界矣

幸是舊令尹　假新令尹

將無殺盡途人耶　醉人怒甚

勢將用武　生大言　我

馮某非受人撾打者　醉人聞之

變愁為懽 踉蹡下拜曰
是我恩主 啓突勿罷 起喚
從入先歸治具 生辭之不
得 握手行數里 見一小村
既入 則廊舍華好 似貴人家
醉入醒稍解 生始詢其
姓字 曰 言之勿驚 我

洮水八大王也
適西山青童招飲
不覺過醉
有犯尊顏
寔切愧悚
生知其妖
以其情詞殷渥
遂不
畏怖
俄而設筵豐盛
促坐懽飲
八王最豪
連舉數觥
生恐其復醉
再作縈擾
偽醉

見拒如此

生乃復坐

正容而諫曰

何遂

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

僕雖不恥於儕偶

欺人耳

酒徒之不德

故犯者十九

行

謂偶夜不復記憶者

君得無畏我狂耶

但請勿懼

凡醉人無

求寢

八王已喻其意

笑曰

既自知之 何勿改行 八王曰

老夫為令尹時 沉湎尤過於今日

自觸帝怒 謫歸島嶼

力反前轍者 十餘年矣 今

老將就木 潦倒不能横飛 故態復

作 我自不解耳 茲敬聞命矣

傾談間 遠鐘已動

革裏 甲痕尚在 而漫漫墳起

急以小人挼搽其上 釋手已入

因以不搯生臂 痛若膚裂

還也

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

此不可以久佩 如顧後 當見

相聚不久 蓄有一物 聊報厚德

八王起捉臂曰

即素所不知之物 亦隨口而知其名
凡有珠寶之處 黃泉下皆可見
念所獲 必鱉寶也 由此目最明
錯愕久之 自
顧村舍全渺 惟一巨鱉蠢蠢入水而沒
矣 送生出 八王自返 回
類瘦核狀 鱉問之 笑而不荅 但曰君宜行

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

用度頗充　後有貨故宅者

生視其中　有藏鏹無算

遂以重金購居之　由此與王公埒富

火齊木難之類　皆蓄焉　得一鏡

背有鳳　細環水雲湘妃之圖

光射里餘　鬚眉皆可數　佳人一照

人在中 拈巾微笑 口欲言而波欲動

照之而歸 設寘案上 審視之 見美人

乃往伏山中 伺其下輿

雅慕其名 會主遊崆峒

則前影消矣 時肅府第三主絕美

若改妝重照 或更一美人

則影留其中 磨之不能滅也

三主曰　彼已窺我　十死之

於王誠無所益　王欲藉其家而徙之

之至寶　不難致也　不然　有死而已

使言於王曰　王如見赦　天下

追鏡去　擬斬　生大賂中貴人

聞之肅府　大怒　收之

喜而藏之　年餘　為妻所洩

不足解此玷 不如嫁之
因命中貴意示生
生辭曰 糟糠之妻不下堂
寧死 不敢承命 王如聽臣自贖
傾家可也
王不許 主閉戶不食 妃子大
憂 力言於王 王乃釋生

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

論生　生告妻曰　王侯之女

主亦悅之　訂為姊妹　轉使

意溫惻　妃悅之　使衆主

瑚鏡臺納妃　辭

將鴆之　既見妻以珊

王怒復逮之　妃召生妻入宮

妻不聽　歸修聘納王邸　賚送者以千人

珍石寶玉之屬　王家不能

知其名　王大喜　釋生歸

以主嬪焉　主仍懷鏡歸

生一夕獨寢　夢八王軒然入曰

所贈之物當見還也　佩之既久

耗人精血　損人壽命　生

此酒人之大都也　顧鼈雖日習於酒狂乎

異史氏曰　醒則猶人　而醉則知鼈

人

痛極而醒　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　遂如常

年矣　乃以口囓生臂

自聆藥石　戒杯中物已三

諾之　卽留宴飲　八王辭曰

而不敢忘恩

不敢無禮於長者

鼈不過人遠哉

若夫己氏 則醒不如人

而醉不如鼈矣

古人有龜鑑

盍以為酕醄鑑乎

乃作酒人賦

賦曰 有一物焉 陶情適

口

飲之 則醺醺騰騰

則愁人之逋逃藪　糟邱之臺既成

則騷客之金蘭友　醉鄉深處

故麯生頻來

或以為鈎詩鈎　又以為掃愁帚

以促膝而為懽　以合卺而成偶

以宴嘉賓　以速父舅

厥名為酒　其名最多　為功已久

或察其無心 濡首於墨汁之中也

之漉以葛巾 酣眠乎美人之側也

伯倫 山公之倒其接䍦 彭澤

若夫落帽之孟嘉 荷鍤之

傳 而人或以酒醜

學士亦能五斗 則酒固以人

鴟夷之功不朽 齊臣遂能一石

履舄交錯　蘭麝

風定塵短　客舊效新

至如雨宵雪夜　月旦花晨

亦猶非害物而不仁

甚至效鼈囚而玩世

稽遑縛珥玉之臣

自以為有神　井底即乘船之士

當亦名教之所不嗔 爾乃嘈雜不韻

果爾 則一朝一醉

總陶然而大醉 亦魂清而夢真

高吟則戛玉敲金

則寂若兮無人 雅謔則飛花粲齒

淺斟 忽清商兮一奏

香沉 細批薄抹 低唱

懷

不如勿飲　又有酒隔咽喉

枕

觴政所禁　如此情

綠醑葡萄　狼藉不靳　㵟葉狂

傾瀋雜觥　拂燈滅燼

伸頸攢眉　引杯若鴆

陣

涓滴忿爭　勢將拔刃

俚辭並進　坐起讙譁　吹吹成

口猖猖兮亂吠 髮蓬蓬兮若奴 其顴地而呼

塵蒙蒙兮滿面 哇浪浪兮沾襟

稜 磔鬡鬚 袒兩背 躍雙趺

甚有狂藥下 客氣粗 努石

任 酒客無品 於斯為甚

主衣 坐不言行 飲後不

間不盈寸 吶吶呢呢 猶譏

婉言以警 倍益眩瞑

或以父執之良友 無端而受罵於灌夫

父母前而受忤 妻子弱而難扶

燈前取影者 不能為之圖

舌底生蓮者 不能窮其狀

如蘇相之裂於牛車

而擲足也

如李郎之嘔其肝臟 其揚手

天也

此名酒凶　不可救拯　唯有一術
可以解酲　厥術維何　祇須一梃
縶其手足　與斬豕等　止困
其臂　勿傷其頂　捶至百餘
豁然頓醒